

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卒于鎮贈大將軍五州諸軍事諡曰威子禽嗣

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卒于世諡

年從河內公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壽三石弓箭不虛舉伐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將度江醉酒曰弼親承廟

發信乃言於周文引至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嘗從

禽字子通少慷慨以膽略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

世謂禽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亂引為將每戰先登玄

校獵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周文大怒人皆股

略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知事有乖違得

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

感敗為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在所世謂曰令守

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壽馬馳之鹿上東

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

子遊集以軍功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

者市酒殺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

出敦壽馬步逐至山半便乃製之而下周文大悅諸將

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爲常不

齊禽說下獨孤承業於金墉城及平范陽加上儀同承

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醉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

因得免責累遷太子庶子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俄加

復設備及此弼以弼爲大軍濟江陳人弗覺襲陳南徐州拔

州刺史隋文帝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

終禽母弟禽壽字玄慶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侍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鄉縣公時岷蜀初

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人間

摩訶等共爲聲援頌冠江北前後入界禽屢挫其鋒陳

伯中族下大夫隋文帝得政從章孝寬平尉遲迥以功

開人情尚梗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州刺史

智安任蠻奴田瑞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

人奪氣開皇初文帝潛有吞江南志拜禽廬州總管委

授大將軍封昌樂縣公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禽爲廬

王開業共爲表裏扇動羣蠻周文令敦壽討平之進爵武

智安任蠻奴田瑞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

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禽爲先鋒

州總管朝廷不欲其兄弟同在淮南轉龍蔚二州刺史

都郡公拜典祀中大夫尋爲金州都督督帥向白虎向

士卒且惜於是督屬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士開

禽領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遂取之進攻姑熟

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後檢校靈州

總管事從楊素破突厥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

帝即位封新蔡郡公自是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

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

帝即位封新蔡郡公自是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

并虜其衆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

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

晝夜不絕其將樊遜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晉王遣行

軍總管杜彥與禽合軍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

聞禽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禽

禽以精騎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搗之曰老夫尚

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賀若

弼亦有功乃下詔晉王曰此二公者朕本委之悉如朕

意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又下

優詔於禽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

之人俱出湯火數百年賊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

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逃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

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禽爭

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禽其驍將震

揚威武遂平陳國禽略不交陣豈臣之比禽曰日本奉

旨令臣與弼同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遂賊遂戰致將士

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

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

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爲比上曰二

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禽

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得國公及真食邑大軍之始

出也上敕有司曰亡國物我一不以入府可於苑內築

五梁當悉賜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及是上御玄堂大

陳陳之奴婢貨賄會王公文武官七品已上武職領兵

都督已上及諸考使以射之先是江東謠曰黃斑青驄

馬發自壽陽淡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

禽本名禽武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

應至是方悟後突厥來朝上謂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

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禽前曰此是執得

陳國天子者禽屬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威容

如此別封壽光縣公真食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

備胡寇即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恩禮殊厚無何其隣

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

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家曰我

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捷之禽止之

年時磨略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明

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

格外爵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

推心為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何廢與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倣儻英略獨居多武者數日借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思之不忍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譚王公詔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容之明年春弼又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韓會累葉將家威聲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邪他日上謂侍臣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祖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類云必不然平陳後便索陶史又索僕射我語類曰功臣正宜投勳官不可豫朝政弼後語類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脈脈邪意圖鎮廣陵又求荆州總管並是作亂處意終不改也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不然發不中也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賜帝之在東宮嘗謂曰楊素韓會史萬歲三人俱良將也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會是關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及楊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時為太帳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啟人可汗饗之弼以為太侈與高祖字文敬等私議得失為人告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為官奴婢羣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弼為奴俄亦誅死敦弟誼性剛果有幹略周文據關中引之左右累遷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封霸城縣子加開府歷原信二州總管及兄敦以讒毀伏誅坐免官從武帝平齊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開皇中位左武侯將軍海陵郡公後以突厥為邊患詣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猶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卒於家

十舉製爵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伐而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闕於旬月是以兵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等或羣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代而名成終始美矣哉豆盧勳舉宣分竹毓節見臨危可謂載德象賢也觀德王位登白家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王世積德才雖多適足為害者矣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劫寇絕其糧道江淮沮其歸塗臨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涉死地全師以反而茂勳莫紀嚴刑已及天下是以知字文護之不能終其位也自南北分隔將三百年隋文帝慮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會奮發賈餘勇以爭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

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倣儻英略獨居多武至止於宿館彥見微軍使不以為疑微乃遣一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微又使贊成其任計彥便從彥辭無罪微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盤居方岳之重特遠背誕不恭貢職數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關所恨不得即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積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還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為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遂保啓請刺史以徵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微在州五歲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徵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為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徵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餽遺徵性廉慎乃盡揚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微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聚來就讀遂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綏綸更崇其秩為上大夫貞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徵為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為荊州刺史人為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涇州刺史諡曰章子康嗣位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康弟敦汝南郡守敦弟靜齊郡守靜弟處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位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從赤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周宇文文為行臺以政為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遭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援東歸從赤朱榮榮死又從赤朱兆及赤朱氏滅乃入關周文時在夏州引為帳內督項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周文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間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大統元年進爵為侯從禽寶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雀反於長安周文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趙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為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許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

往百姓謂為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猶多以前公之威率思歸之眾以順討逆何慮不平周文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進爵為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伏加大都督從周文板玉壁進儀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求附通從若千惠戰於芒山眾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險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部六孤氏進爵後德郡公周孝閔踐祚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在薨通弟暹

暹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常從容謂之曰爾既溫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為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暹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暹襲之起家羽林監周文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暹獨兼文雅周文由此加禮暹為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歷番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授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暹幹詳明歷在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為公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隋驛好盛選行人詔暹為使主尹公正為副以報之暹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暹屆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積逐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暹仁致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為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為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為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頃之起為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及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尚簿暹以時屬農慶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以彰雅操暹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之乃以徵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微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宿館彥見微軍使不以為疑微乃遣一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微又使贊成其任計彥便從彥辭無罪微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盤居方岳之重特遠背誕不恭貢職數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關所恨不得即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積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還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為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遂保啓請刺史以徵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微在州五歲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徵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為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徵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餽遺徵性廉慎乃盡揚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微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聚來就讀遂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綏綸更崇其秩為上大夫貞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徵為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為荊州刺史人為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涇州刺史諡曰章子康嗣位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康弟敦汝南郡守敦弟靜齊郡守靜弟處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北史卷六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七

申徽 陸通 弟 趙庫狄時 楊荐

王慶 趙剛 子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元定 楊樹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鐘為後趙司徒冉閔末中原喪亂鍾子遠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雄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兗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徽少與母居盡力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遊母憂哀畢乃歸於魏元順入洛以元遠為東徐州刺史遠引徽為主簿顯敗遂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去唯徽送之及遠得逸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孝武初徵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周文周文與語奇之薦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為賓客周文臨夏州以徵為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周文察徵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為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徵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為侯四年拜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眾徵獨不離左右魏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女婿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彥微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周文難於動眾欲以權略致

即以悅行刺史事招構初附人吏安之廢帝二年徵還
本任屬改行臺為中外府尚書員廢悅以儀同領兵還
鄉里悅既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快狷猶望鄉里
失於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悅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
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禮辱罵人訴之悅及康並坐除
名仍配遠防及于謹伐江陵令悅從軍展効江陵平因
留鎮之周孝閔帝踐阼依例復官授鄧州刺史尋拜使
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
進爵藍田縣侯俄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
河北縣公往險約不營生業雖出內榮顯家徒四壁而
已明帝手敕勞勉之保定元年卒於位子康嗣官至司
邑下大夫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後徙居南鄭累世為二千石
父珪性方嚴有度量位關伯中大夫封昌國縣伯贈虞
絳二州刺史諡曰貞文表少而脩謹志存忠節起家為
周文親信累遷左金紫光祿大夫保定五年授儀伯下
大夫遷許國公宇文貴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仍從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皆令文表典之
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
瘦徐行文表慮其為變遂說突厥使羅莫錄曰后自發
彼蕃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伺隙陳
吐谷渾亦能為變今君以可汗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
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
以迎后功別封伯陽縣伯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
史所管地名恒稜者方數百里並夷獠所居恃其險固
常懷不軌文表率眾討平之遷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
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大將軍進
爵為公大衆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毛顯為吳州刺史
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顯
自以秩大且為國家肺腑懼文表負已謀欲先之乃稱
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顯遂手刃文表因令其吏人告云
文表謀反仍馳啓其狀帝以諸方未定恐顯為變遂授
顯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顯而聽
其子仁海襲爵

元定字顯安河南洛陽人也祖比魏齊州刺史父道龍
鉅鹿郡守定倬厚少言內沈審而外剛毅從周文討侯
莫陳悅以功拜步兵校尉孝武西遷封高邑縣男定有
勇略累從征伐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
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累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進爵為公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三年行
周禮爵隨例降改封長湖郡公周明帝初拜岷州刺史
威恩兼濟甚得羣豪之情先時生羌據險不賓者至並
出山谷從征賦焉及代還羣豪等咸戀慕之保定中
授左宮伯中大夫久之轉左武伯中大夫進位大將軍
天和二年陳州刺史華嚴州歸梁梁王欲因其隙
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道率眾赴之梁人
與華嚴皆為水軍定為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
鄧州堅守不下直令定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
明微等水陸來拒較為陳人所敗直得脫身歸梁定既
孤軍無援進退無路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
祈竹開路且戰欲趨相州而相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窮
迫遣使與定通和重為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詐詐
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定
乃許之於是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為度所執所
部眾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子樂
楊樹字顯進正平高涼人也祖貴父猛並為縣令樹少
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
王元徽逃難投樹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徵乃出復為
司馬由是樹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
洛孝莊北度大行及不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潯樹乃具
船以濟王師顯平封肥如縣伯加鎮遠將軍步兵校尉
行濟北郡事進都督平東將軍大中大大夫從孝武入關
進爵為侯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鄧周
文欲知其所為乃遣樹問行詣鄧以觀察之使還稱旨
投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特險不虞履行鈔竊
以樹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樹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
化會果多來款附乃有隨樹入朝者時弘農為東魏守
樹從周文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樹父猛先為
鄧郡白水令樹與其豪右相知請徵行詣鄧郡舉兵以
應朝廷周文許之樹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
密相應會內外俱發遂拔鄧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並
斬之眾議推樹行郡事樹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為
鄧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為經略於是
遺謀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
建州大寧等諸城並有請為內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
以樹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
軌潘樂可朱渾元等為殿樹分兵要截殺傷甚眾東魏
州刺史司馬恭懼樹威聲棄城逃走樹遂移據東雍州
周文以樹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特建州遠
在敵境然樹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羸糧附之比至建
州眾已一萬東魏州刺史車折於洛出兵逆戰樹擊敗
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於州西大獲甲杖及軍資以給
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
行臺薛修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眾漸盛樹以孤軍
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偽為周
文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
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會令各領所部四出抄掠
擬供軍費樹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郡郡朝廷嘉其權
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時東魏以正平為東雍州遣薛
榮祖鎮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

士於汾橋拒守其夜樹從他道潛襲剋之進驃騎將
軍鄧郡人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樹又率兵
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
屈僧珍錄前後功封郃陽縣伯芒山之戰樹攻拔柏谷
楊即鎮之及大軍不利樹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
騎追樹樹與儀同章法保同心抗禦且戰且前景乃引
退周文嘉之復授建州刺史鎮車箱樹久從軍役未及
葬父至是表請遷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及齊
神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樹恐入寇鄧郡率騎
禦之景遠聞樹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
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
二州諸軍事又攻破麥塢獲東魏將軍李顯進儀同三司
尋加開府復鎮鄧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投大行臺尚書
率義眾先驅敵境攻其四成拔之時以齊軍不出乃追
樹還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鄧郡置鄧州以樹為刺史率
所部兵鎮之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樹
出關關然樹自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
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樹深入敵境又
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樹軍樹以眾敗遂降於齊樹之
立勳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時
論以此鄙之朝廷猶錄其功不以為罪令其子襲爵
論曰申徽局量深沉文之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之
以溫恭並夙奉龍顏早蒙任遇效宜提戟功預披荆義
結周旋思生契濶遂得入居端揆出撫列藩雖以識用
成名抑亦情兼舊陸遙於戎旅之際以文雅見知出
境播遷之能莅官著從政之美歷居顯要豈徒然哉
庫狄峙建和戎之功楊荐成入關之策趙剛之克剪凶
狡趙昶之懷服氏羌王悅之料侯景文表之譎突厥或
明稱先覺或識表見機觀其立功立事皆一時志力之
士也元定敗亡同黃權之無路楊樹攻勝亦兵破而身
囚功名寥落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
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樹之謂也

於和○曾監本說西今從南本改正
五悅傳始則駕卿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末監本
說未今改從南本
史臣論出境播遷之能莅官著從政之美○官監本
北史卷七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八
韓襄 趙肅 子 張軌 李 彥
郭彥 梁昕 皇甫瑤 子 辛慶之 族 子 昂
王子直 杜杲 呂思禮 徐拍
檀肅 孟信 宗懷 劉瑤 子 行本
柳退 子 瑒

北史卷六十九考證
中微傳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大監本說太今改
正
陸通傳遂冠難與政相失○改通之父也與監本說
明今改從南本
趙剛傳剛密奉吉召東荆州刺史馮景昭○召監本說
石今改從南本
仲卿傳仲卿必深文致法○監本缺卿字今從南本增
入
趙和傳喻以禍福羣會或從或不從其命者復將加刃

州刺史朱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
府主簿建德中位內史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于家
子衛
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爲恩衛公共元定
得同年而語乎景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散騎侍
列將竊已叛亡郝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
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爲恩衛公共元定
得同年而語乎景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散騎侍

王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主
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
簿起家奉朝請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孝武西遷封山北
縣男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
肩齒周文帝命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賜書勞
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兼中書舍人從解洛陽圍經河
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
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
之復入爲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除太子中庶子
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
行瓜州事務以德政化人西土悅附恭帝初徵拜黃門
侍郎卒官子宣禮柱國府參軍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蒙州
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
畧其族父贊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
也橫時仕魏爲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
大行臺尚書武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朝廷永熙三年起
家奉朝請周明帝初爲修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
構亂攻逼修城杲信洽於人部內遂無叛者尋率郡兵
與開府趙昶合勢並破平之入爲司會上士初陳文帝
弟安成王瑒爲質於梁及江陵平瑒隨例遷長安陳人
請之周文帝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爲陳文
帝大悅卽遣使報聘并賂贈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

承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行小御伯更往分
界陳於是歸魯山郡帝乃拜項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
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
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威
陽一布衣耳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
九族怨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
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仲魯山固當不食一鎮况魯
山梁之舊地梁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
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已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
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慙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
接遇有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
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小納言復聘於陳及
華峻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并沒自
是連兵不息東南搖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
保境息人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
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
義而至至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玉帛備禮將送
清顯爲丞相府長史亦以投書謗議賜死

先主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徐招字思賢高平鄉人也世爲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
宗懷字元懷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亂討陳敏
遣召璠使者八反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

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已爲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焉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
高之梁山陰令懷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
功賜爵高廣男及廣陽王深北討鮮于修禮爲員外
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
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
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湘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鄭思
禮有守禦勲賜爵平陸縣伯除樂城令普泰中僕射司
馬子如薦爲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
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

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周文帝思禮預其謀
郡來無一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
爲卿受一狝髀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
兄子賁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
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爲梁州又補爲中記室補

政事夜即讀書令著頭執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
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若請不
末章曰隨會平王夷夏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
華峻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并沒自
是連兵不息東南搖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
保境息人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
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
義而至至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玉帛備禮將送
清顯爲丞相府長史亦以投書謗議賜死

馬凡杖衣服床帳率於家贈冀州刺史諡曰戴子儒
元帝尋以脩紹郡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脩
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
遣召璠使者八反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

宗懷字元懷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亂討陳敏
遣召璠使者八反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

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若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執若共構大夏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不為已用乃厚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曰敢不奉揚威靈烈節為先紀於是遣使拜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為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遠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帝素聞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關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達奚武請屠之周文將許焉唯令全脩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周文怒而不許也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遲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周文既納蕭脩降又許其反國脩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即命遣脩請璠俱還周文不許以璠為中外府記室還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對雪與感乃作雪賦以遂志焉初蕭脩在漢中與蕭紀滕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璠辭也周明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貨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啓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間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為總管府司錄其禮教之幸於官若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

新豐每以誦讀為事精力志疲雖衣食之絕宴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視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內太守及尉遲迥作亂攻懷州行本率吏人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嘗怒一即於殿前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願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歎容謝之遂原所管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克項羌密邇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北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焉摩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文律令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駭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憲章廢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拜太子左庶子領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嬰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河南陸爽等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周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為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輿令權貴彈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絕吏人懷之未幾卒于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此乎行本無子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祖叔珍義陽內史事見南史父季遠梁宜都太守遐幼而與適神彩巖然髻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各宜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

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免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百姓禮備謂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羨之試遣左右踐返衣裾欲觀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盼仕梁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為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詵於襄陽承制授遐吏部郎詵爵問喜公等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督護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辭答曰陛下中興鼎業能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柏嘗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鑿碑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誓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周文帝頻徵固辭以疾及督阻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示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遐有至行初為州主簿其父卒于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絕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開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為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尚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葬其子等並奉行行之有子靖莊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員郎隨還入周授大都督歷河南廣德二郡守所居皆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易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為故事秦王俊臨州責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為當時所重如此問皇中壽終

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詵諮議見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大寶遂以其女妻之俄而詵辟為參軍及詵稱帝累遷鴻臚卿及隋文帝輔政蕭詵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文帝懼蕭有異志及莊還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王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奕業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

北史卷七十考證
趙軌傳周蔡王引為記室○蔡監本說蔡今改從隋書
其東隣有桑甚落其家○甚監本說蔡今改從隋書
張軌傳奉雍之間必有王者○奉周書作秦
郭彥傳累遷虞部郎中○虞監本說虞今改從南本
皇甫謐傳諱用諱議王頊謀祭兵作亂○頊隋書作頊
本書王頊弟頊傳云授漢王諱府諮議參軍又云諱
遂舉兵反頊之計也可知頊字之說矣
孟信傳又以一鎗借老人○又監本說文今改從南本
柳遐傳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下文伯父太尉云夢

以生庶與汝後名官必遠等語與梁書慶遠從父
兄世隆謂慶遠語畧同

北史卷七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九

隋宗室諸王

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 河間王弘 義城公處綱

離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
旬自可禽耳及玄威軍至城下智積登陴晉辱之玄威
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
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從
獨江都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不自安及遇患不
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
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仕周以武元軍功封竟陵郡
公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
子又尚公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
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
謂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即位
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宣帝崩文帝入禁中將總朝
政令廢太子勇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
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邪文帝作相拜大宗伯典
脩禮律進位上柱國即國公瓚見帝執政恐為家禍陰
有圖帝計帝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為滕王拜雍州牧帝
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事去故以王就第瓚妃宇文
氏素與獨孤皇后不睦至是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帝
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帝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終
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坐樹下
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帝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終
方飲酒鼻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人皆以為遇鴆子
論嗣

論字斌籍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郡國
公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論致禮甚為
梁人所敬論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
尤被猜忌論憂懼呼術者王委問之妾答曰王相祿不
凡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沙門惠思囉多等頗解
占候論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為厭勝法有人告論怨
望呪詛帝令黃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論厭勝
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論懷惡之
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
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為
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科帝以皇族不忍除名徙邊
郡大業七年帝征遼東論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為郡司
所過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為賊林仕弘逼携妻子
竄儋耳後歸國封懷化縣公尋病卒論弟坦字文籍初
封竟陵郡公坐論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籍徙衡山猛弟
溫字明籍初徙零陵溫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
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溫弟詵字弘籍
前亦徙零陵帝以其情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
末於江都為宇文文化及所害

道宣王嵩在周以武元軍功賜賜興城公早卒文帝受
禪追封諡焉以滕穆王瓚子靜襲卒諡曰悼無子以蔡
王智積子世澄襲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襁褓
中封同安郡公六歲而武元崩為獻皇后所養由是寵
愛特異諸弟年十七為內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州
刺史柱國及受禪立為衛王所生李氏為太妃爽位雍
州牧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涼州總管
爽美風儀有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盧
勳竇榮定高顯廣慶則等分道而進以爽為元帥俱受
勳節度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
道接戰大破之沙鉢略中重瘡而遁帝大悅賜爽真食
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為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
遁逃微為納言帝甚重之未幾爽疾帝使薛榮宗視之
云眾鬼為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
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
子集嗣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
侯王恩禮漸薄防口甚集憂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章
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意司希旨毀成其獄奏集
惡逆坐當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勝君
親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敢請論如律時滕王綸
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不知所

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
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
元孫時在鄴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為郭氏元孫
死齊為周滅弘始入關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為買田宅
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文帝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詰周趙王宅將及
於難弘時立於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
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
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
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
管進上柱國政尚清靜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
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
州境恬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揚州總管
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
位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慶
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
獲全累遷榮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榮陽
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
遣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妻
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之於
愍歎事不同此江都荒蕪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
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
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糗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
纒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
虛因歸鳳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七首疊發蕭牆

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酸鼻者也幸能三
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
姓為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為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
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克既僭偽號降爵為郇國公後為
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榮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
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
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國危而不顧婚姻
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
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
其妻遂沐浴親莊仰藥而死慶遂歸國為宜州刺史郇
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斬
之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
軍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柱國尚書令義
城縣公以處綱驍勇累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
性質直在官強濟亦為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吏人悅
之卒於秦州總管諡曰恭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
諒反朝廷以為二心廢綱不齒

造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於是盛脩宮室窮極侈靡害反為毛間蓋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

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勒城錄河南洛陽... 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

劉昫傳蒲津事建印望從征討○隋書事建作之事又... 無計字

北史卷七十四考證... 趙嬰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敏 伊婁謙 李圓通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蘇孝慈 元壽

唐 李 延 壽 撰... 趙嬰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敏 伊婁謙 李圓通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蘇孝慈 元壽

北史卷七十五... 趙嬰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敏 伊婁謙 李圓通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蘇孝慈 元壽

趙嬰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敏 伊婁謙 李圓通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蘇孝慈 元壽

蘇孝慈 元壽... 趙嬰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敏 伊婁謙 李圓通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蘇孝慈 元壽

楊尚希 蘇孝慈 元壽... 趙嬰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敏 伊婁謙 李圓通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蘇孝慈 元壽

元壽... 趙嬰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敏 伊婁謙 李圓通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蘇孝慈 元壽

趙嬰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敏 伊婁謙 李圓通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蘇孝慈 元壽

蘇孝慈 元壽... 趙嬰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敏 伊婁謙 李圓通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蘇孝慈 元壽

元壽... 趙嬰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敏 伊婁謙 李圓通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蘇孝慈 元壽

之微賴而免嬰卒不言隋文帝為丞相加上開府再遷... 大宗伯及踐阼嬰授總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

拜相州刺史朝廷以嬰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未幾... 以許旨出為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甚有威惠嬰嘗有...

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得人情如此冀州多姦詐... 嬰為銅斗鐵尺置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

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嬰田中蒿為吏所執嬰曰此乃... 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

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帝幸洛陽嬰來朝帝勞之卒于... 官子義臣嗣位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諒周秦州刺史芬少有幹... 智頗涉經史周文引為相府錄曹參軍歷記室累遷開...

府儀同三司性強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總... 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

疑議眾不能決者芬輒為評斷莫不稱善後為司會及... 中國公李穆討齊引為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東...

京小宗伯鎮洛陽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與司馬消難... 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帝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

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鄧... 公王誼脩律令俄兼內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

為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 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

以三驥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幘後數... 年卒帝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位揚州總...

元壽

元壽

元壽

元壽

元壽

元壽

元壽

元壽

元壽

元壽

元壽

元壽

道及明迴方覺令數十騎追不及遂歸京師隋文帝以... 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迫而待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 遣尚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文... 帝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為公歲餘出為河南道行臺... 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 上表以為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 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察以眾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 調歲減清幹良材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充所謂... 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開併小為大國家則不... 虧粟帛選用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遂罷天下諸郡... 後歷位瀛州刺史兵部禮部二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 醇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上時每旦... 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以為陛下宜舉大綱責成宰輔... 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上歡然曰公愛我者尚希有... 足疾謂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臨之於是拜... 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屬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 引漢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人賴其利卒官諡曰平... 子曼嗣後封丹水縣公位安定郡丞

匠織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為能歷位兵... 部尚書待選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官官... 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 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乍深乍淺... 乃決渭水為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 領太子左衛率仍判工部戶部二尚書稱幹理進位... 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百寮供費不給臺... 省府寺咸置庫收息取給孝慈以為官與百姓爭利... 非典化之道表請公卿已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納焉... 上將廢太子懼其在東宮出為州刺史太子以孝慈... 去形於言色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後桂林山越相聚... 為亂詔孝慈為行軍總管擊平之卒官子會昌孝慈兄... 順周眉州刺史子沙羅羅子粹仕周以破尉遲迥功授... 開府儀同三司封通泰縣公開皇中歷位資甲二州刺... 元帝傳嘗欲取豫口為閩人○豫監本說今改從南... 本

張斐字士鴻河間鄆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 為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文引... 為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織大夫雍州中從事應... 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侯鄉縣公復入為司成中大夫... 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為當... 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隋文帝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 之及謁見敕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 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還都龍首羨上表勸以檢約上... 優詔答之卒贈滄州刺史諡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 道言五十二篇獎好學有父風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 引為外兵曹明武世位家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宣帝... 時加儀同進爵為伯隋文帝為丞相與深自推結帝以... 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為尚書右丞進爵為侯... 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 期授儀同三司襲爵侯鄉縣公歷太府卿戶部尚書晉... 王廣為揚州總管授授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聖性和... 厚有識度甚有當時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 之復為晉王長史檢校冀州事及晉王為皇太子復為... 冀州刺史位上開府史人悅服稱為良二千石卒官子... 慧寶官至絳郡丞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為天下第一... 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 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將軍甚有當... 時譽馮翊郡均上黨馮世期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為兵... 部尚書此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關落史莫能知...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克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 幹美容儀仕周位至工部中大夫封臨水縣公隋文帝... 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徵天下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 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 鄉黨咸異之孝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武成... 初封隆城縣侯保定四年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隋... 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 濟見稱累遷尚書左丞文帝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開... 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 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 憲典誰寄今月五日與輿徒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 司蕭摩訶幸廟朝行預觀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 江南重收家產安遇患難獨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 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仗儷為重資愛之道烏弗辭... 內侍御史韓徵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 舉情涉阿縱如不以非豈關理識儀同三司太子左... 庶子檢校書侍御史劉行本虧失憲體何所逃臣乞... 謬膺朝寄泰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上喜納之後... 授太常少卿出為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為太府少卿... 進位開府揚帝嗣位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 帥壽為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大業四年... 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眾屯金山東西連營... 三百餘里以圍渾主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 將軍從征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 祿大夫諡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 恩之擢敏守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 反敏創其謀偽授內史侍郎為沈光所殺

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為長史坐動薄不實免官後... 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還蘭州總管改封龍崗縣... 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遂北至居延寒開皇... 九年大舉伐陳為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 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 後拜雲州總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 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 北征世積遣以馳馬比還世積以罪誅文振生與交關... 功遂不錄後平越嶲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 錄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所襲遂... 大敗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 初軍次益州蜀王秀親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 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語之坐是除... 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雲... 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為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 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 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 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文帝時容納突厥啓... 人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思澤彌厚... 恐為國患乃上表請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 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世之長策時兵部侍郎... 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 於帝帝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衛衛大將軍出南蘇... 道在軍疾篤上表以為遼小醜未服嚴刑但夷狄多詐... 深須防擬口陳降欽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 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則平壤孤... 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 霖深為艱弊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鞞鞫出後遲疑不決... 非上策也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 右僕射北平公諡曰襄長子詮位武牙郎將次子繪少... 以依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為武貴郎將性甚剛嚴... 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 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暉
周法尚 劉權 衛玄 李景
薛世雄
列傳第六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村地居
驅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開皇初
字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並深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
鄉兵破陳將曾承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之役護兒有
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千段十一年高智慧據江南
反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為營周三
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
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
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
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護兒乃以輕舸
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張天賊顧火而
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
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
百千戶賜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詔懷初附威惠兼
舉軍書勞問前後相屬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為亂
護兒又討平之遷建州總管又與浦山公李寬討平野
歛逆黨汪文進進位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
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
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為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仁
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頗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
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
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為名將今天下無事又
為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衛大將軍尋遷左
又改上柱國為光祿大夫徙右翊衛大將軍進封榮國
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謂護兒
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
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
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為平壤道行軍
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涿水去
平壤六十里高麗王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
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
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
弟建號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資郎
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駟斬其首及縱兵追奔
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郭營於城外以待諸
軍高麗畫閉城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眾軍皆敗乃旋
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為杜城府鷹揚郎將
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
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
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敵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
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
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有沮議
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駟驛奏聞帝見弘
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
駟將軍鷹揚郎將乃降聖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
朕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泉此元惡期在不遙
勅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
閩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金千
兩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十一年
又率師渡海破高麗奢卑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
大破之將趨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
城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眾軍謂曰三度
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敝野無青
草以我眾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
獻捷而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
爭之以為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關外事合專決
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眾
曰若從元帥違詔拒命書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
方始奉詔及帝於屬門為突厥所圍將選精騎圍而
出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
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
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為否怨在外羣盜
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
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稟聖算指日剋除陛下今幸
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為身謀帝聞
之屬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
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述為左翊衛
大將軍及宇文述及構逆深忌之是日將朝見執護
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嘆曰吾備位
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
壤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
事產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算每見兵法曰此亦豈
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
人指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祿大夫整左光祿大夫整尤
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
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眾只怕榮公
第六郎至是並遇禍子姪死者十八唯少子恒濟二人
免

常侍領齊郡事封山陰縣侯既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

勸之歸北法尚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不獲已也法尚遂歸周拜開州刺史封歸義縣公

賜良馬五匹女妓六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已奔陳偽告

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軍來必無鬪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敗之猛僅以身免隋文帝為丞相

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文舉攻之無救援法尚棄城走消難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及文帝

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鵝叛蠻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衛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上幸洛陽召之賜金鉤

酒鐘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

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黃州總管使經略江南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秦孝王轉鄂州刺史遷承州總管安

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前後賞賜甚厚轉桂州總管仍嶺南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

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反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

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光略光度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

總管討平之嶺南島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

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元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外請分為二十

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旌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尚曰兵車千里動聞山谷卒有

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憚曰卿以為如何法尚曰請為方陣四面外

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當頭分抗軍為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何異臣謂牢固萬全策也帝

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明年餘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恩圖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破

思多于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出為燉煌太守遷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

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宇文述來護等破之以功進授右光祿大夫時齊郡人主簿孟讓等為盜保長白

山法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卒贈武衛大將軍諡曰信有子六人紹範最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擢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邊

給事上士襲爵與勢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大府中大夫攝

征吐谷渾權出伊吾道逐賊至青海乘勝至伏侯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

西境在邊五年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無壅塞徵拜司農卿加金紫光祿大夫尋為南海太

守行至都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權召募討之權率兵遇賊不戰先乘單船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

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羣人賞書諸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權召集寮對斬

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微備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羣盜起世微所至處輒見息多拘禁

之後竟為兖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叔烈字子將美

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

功授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進位開府尉平寇縣

公隋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

鄭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為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

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關天關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脚腫死者十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昂山積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遣西太守鄧暹救之遂歸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契丹鞞鞞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子世謀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敦煌父回字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懼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與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軍騎將軍煬帝嗣位為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謂羣臣曰欲舉好人諸君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世雄羣臣皆稱善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煬帝為王門啓人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積伊吾懼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東之役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河間營於城南實建德率精銳數百人來襲之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懸毒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微萬備並以職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世之初又以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為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來護幼懷儻猛擧抑揚晚至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劫敵如拾遺閱鄉討亂翦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遭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賢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聯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宜力西京居守政以肅成都故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雄名早著時逢擾攘任等尉化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並以驍武之用當于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適遭躓良有命乎

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為強濟隋文帝作相檢校熊州事及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

段文振傳述北至居延塞... 劉權傳拜蘇州刺史...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北史卷七十七...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 裴政 李譔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 裴政 李譔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 裴政 李譔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 裴政 李譔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裴政 李譔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裴政 李譔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裴政 李譔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裴政 李譔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其柱劉... 裴政 李譔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裴政 李譔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裴政 李譔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裴政 李譔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裴政 李譔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官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驍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頭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賞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許為渾主保車我眞山帝命定和擊之既與賊遇輕其眾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達擊賊悉斬之帝為之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祿大夫張翥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七代祖沉石季龍末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融晉佐著作郎坐外祖楊俊除名徙于南燕因寓居之裔好讀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人郭子真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奮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隋文帝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救奮從因爲開謀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歲餘奮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綠沉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故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總管謚曰莊子孝廉

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徽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史無在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豈不殊何忽相怪威誠然無以應時人以爲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願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姓灸額瓜蒂歎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遠呼其子曰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貴郎將錢士雄孟金又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祿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鉅萬賜輜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又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貴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執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述及所害忠義之士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爲吏部侍郎陳滅徙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並以備書爲事光獨踈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贈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絕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百餘騎光酌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繩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即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

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總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復首事讐受其驅率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帝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逐鳥雀孟才爲將軍領江淮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諫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載等遣領兵馬速捕孟才光聞營內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遂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載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奮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載輒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百人皆闕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其兄子武貴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尋而突厥爲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部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鄆州刺史緒少有志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名徙朔州總管甚爲北狄所懼後帝有吞陳志轉爲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爲太子引爲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爲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遇諷引緒爲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爲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僞僕射朱雙僅以身免於陣斬其僞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頴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性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請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剋捷而所在蜂起有

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

避在途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譴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知之何十一年帝

北史卷七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高祖信與教會祖長壽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

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頗討羣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鹿

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時江都糧盡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楊才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高祖信與教會祖長壽祖孤仕魏並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大宗

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公拜豐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

陳稜字長威廬江蕪安人也祖頌以漁釣自給父悅少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蕪州刺史陳

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怨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

伯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

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腹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禽斬之自是屏迹不

賦廢於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觀舊將共推為主悅欲拒之稜謂悅曰眾亂既作拒之

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番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

稱職知名 論曰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裔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

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

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拜武貴郡將後與朝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流

亦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汗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才錢傑沈光等感

懷恩舊臨難忘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

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

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眾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堯遣

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擅洞其小王歡斯老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

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刺堯獲其子鳥樞虜男女數千而

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未變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

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

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梁都宮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位

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見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懷

既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

至通議大夫尋遷武貴郡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

憂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賊之賜黃金二百兩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合辯擊之屢挫其

銳帝在江都宮聞而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宜雅

時季康寶建德魏刁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

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密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

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邊發非無所

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邊發非無所

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邊發非無所

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邊發非無所

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邊發非無所

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曠之理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爲拔餘道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官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調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處今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丁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縱文德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關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既勝又內退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立威作亂帝召述馳驛討立威時立威過東都聞述軍至西道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立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閭鄉皇太原與立威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馬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臨帝遣司官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憐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瀆耶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礙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德陛下耳帝泣然曰述德我耶將親臨之官人百察諫乃止及薨帝爲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千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諡曰恭昭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雲定典者附會於述初定典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典與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游定典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炫耀時人定典爲製馬轡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率傲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過天寒定典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缺頭巾令深稱耳人又學之爲許公兩勞述大悅曰雲兒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

鷹揚將軍後劉顯謀逆道武輕騎歸訥訥驚拜曰官家
復困當念老臣帝笑答曰誠如舅言要亡也訥中弟
樂千龍暴忌帝常圖為逆每為皇姑適西公主擁護故
樂千不得肆其禍心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道武為
主樂千不從遂與諸大人勸進道武登代王位于牛川
及帝討吐突隣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
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親征訥告急請降道武
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從訥部及諸弟處之東界訥
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為歸善王樂千謀殺訥而立
訥遂與樂千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樂千於牛都破訥
於赤城道武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道武中原拜
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
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
於家訥弟盧亦從中原以功賜爵道西公帝遣盧會
衛王儀伐鄰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
使切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
忌會道武欲去鄰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為廣川太守
盧性雄豪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
以為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沒訥從父弟悅初
道武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
帝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帝嘉之甚見寵待後
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子泥襲爵後降
為肥如侯道武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
蘭部人皆往赴之明元即位乃罷泥與元澤等八人
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勅奏并州
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太武征赫連昌
以功進爵為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預焉又征蠕蠕為
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為庶人久之拜光
祿勳為外都大官復本爵卒官子颯建襲

其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
載而歸聞者異之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為飛書誣誘
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孝文以明太后故罪止
一門許年老赦免歸家想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
宅其家僅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已下宿
衛已上其女婿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孝
文文明太后以文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
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國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弘北燕
王太武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
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
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為姚氏親母所養以叔父樂陵
公適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毘羌中撫育年十
二好弓馬有勇幹兵羌皆歸附之魏母惡其如此將還
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事
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
來則納之熙始先入掖庭為太武左昭儀妹為文成帝
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
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景穆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出為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獻文即位為太傅累拜
內都大官孝文即位文明太后臨朝帝乃承旨以熙為
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熙以類履師傳又中宮之
寵為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為
然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
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
分用大至頹落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
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十六部一切經
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營
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
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芒寺碑文中書
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頻登北芒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
熙為州因取人子女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為妾有子
女數十人號為貪縱後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親
母孝謹如事所生親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
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帝以熙情難奪聽服
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帝納其女為后后曰白
武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
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者於春秋無臣證於
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
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可詔大師輟臣從禮又勒集
書造儀仗外孝文前後納熙三女二為后一為左昭儀
由是馮氏寵貴益隆實賜累巨萬帝每詔熙上書不臣
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監
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幸焉將遷洛帝親與熙別見其
因篤歎歎流涕密教宕昌公主遇曰太師萬一即可監

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
州乃舉哀為制總服詔有司預辨凶儀并開魏京之墓
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為備又敕代
給絲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
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金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
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纓備九錫前後部羽
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諡詔曰可
以威遠懷遠曰武奉諡於公柩至七里潤帝服縗往迎
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
誕脩誕字思正脩字實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文明
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兄弟並
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孝文同歲幼
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
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
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為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
官孝文立於庭遙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為侯誕脩雖
並長官榮而性越乖別誕性淳篤脩乃浮誕說亦未能
諷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捶由是
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
覺帝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帝以誕父
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誕之百餘歲為平城百姓倍妻
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帝引管蔡事皆不許帝
寵誕仍作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彭城王觀北
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為司徒帝
既愛誕除官日親為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為其章謝
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帝謂其無師傳獎
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
能侍從帝日省問醫藥備加帝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
鍾離南輟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憊然
強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
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時告誕覽問帝
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裝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
里帝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處所拊屍哀慟
若喪至成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送舉音帝以所服衣
帽充誕親自臨視微樂去膳宣敕六軍止臨江之駕帝
親北度慟哭極哀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
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金使持
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
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諡詔曰
業諡法主善行德曰元柔尅有光曰懿貞貞惠兼美受
三諡之榮忠武雙微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訓宜契具瞻
既自少綱縉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諡曰元懿帝又親為
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遂
親至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觀詔羣官脫朱衣服單

廢棄不預朝政... 尉公錄尚書事... 國珍先爵改為... 諡曰孝穆文為... 師太尉公錄尚... 靈太后皮時為... 又殺車渠等度... 后好以家人禮... 不預焉出為涇... 舅趙遷司空公... 諡曰宣葬日百... 齊景遷章武大... 左丞當官正色... 要中書舍人裴... 深等頗有恨言... 黃門馮子瑜出... 陽長祭仍受委... 度支尚書監議... 彥深左僕射和... 僕射唐邕同知... 出唐邕專典外... 在左右兼宜詔... 相歸委長祭盡... 給假馳驛奔喪... 處機要之地為... 言於太后發其... 已從焉除趙州... 之至州存心政... 卒於州後主間... 公尚書左僕射... 清潔但始居要... 妻在晉陽處分... 論以此識之又... 之為此忿恨數... 今三年後納妾... 婦公孫氏也已... 住未暮而亡子... 即先是望氣者... 詔降罪人以應... 開曰天垂象見... 或云趙地有災... 君長今吾等虛... 比來多以刺史... 位左衛將軍賜... 人吏愛之轉冀... 史追封陽平郡... 公位儀同三司... 諡曰靜集弟度... 左衛將軍度頑... 正光初元又出... 辭乃除右光祿... 中元又之見出... 為之左右度無... 守裝他女他還... 唯道明公多取... 人以謝天下陳... 書令不拜尋轉... 自請乞靈太后... 為貪靈余朱榮... 人所殺

楊騰弘農人文... 城太守甚有聲... 東魏贈司空雍... 乙弗繪河南洛... 府儀同三司侍... 趙猛太安狄人... 殊猛性方直頗... 縣伯累遷南營... 胡長仁字孝隆... 之魏中書令充... 歷位尚書左僕... 郡王左丞郡孝... 每上省孝裕必... 詔都坐者日有... 元亮又伺閑而... 密處處追尋孝... 孝裕為章武郡... 孝裕又說長仁... 見太后不過百... 裕為北營州建... 文武以主上富... 以本官攝選長... 察奏事內省長... 從駕自并還鄴... 仁後來謂是從... 中尚食陳德信... 之既而捉獲因... 士開因此遂令... 齊州刺史及辭... 涕橫流到任啓... 李指墻刺和士... 之孝徵引漢文... 枝馳驅詣齊州... 昂占者曰昂為... 歌舞飲酒至數... 獻流涕不自勝... 后重加贈長仁... 仁弟長雍等前... 黜退焉

隋文帝外家呂... 皇初濟南郡上... 為楊諱妻勸諭... 大尉八州諸軍... 姚氏為齊敬公... 家以承吉襲爵... 識庸劣職務不... 駭言詞鄙陋初... 無感容但連呼... 數犯忌諱動致... 許接對朝士拜... 斷其入朝道貴... 勇數將儀衛出... 廢終於家子孫... 論曰三五哲王... 家無間傾敗及... 其弊亦速自魏... 不傾宗終致亡... 不取懲於已往... 勢均梁寶豈全... 構豈非處之以... 北史卷八十考... 關毗傳以賊汗... 焉照傳征西大... 書

李惠傳時卜筮... 改正

史臣論得失之... 北史卷八十一... 唐

列傳第六十九... 儒林上

- 平恒 陳奇 劉獻之 張吾貴
- 劉蘭 孫惠蔚 族會孫靈暉 馮子恭
- 徐遵明 董徽 李業與 孫
- 李鉉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 鮑季詳 邢時 劉畫 馬敬德 子元
-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彤武
- 郭遵

儒者其為教也... 臣開教化之本... 雖世或汗隆而... 文章掃地將盡... 邑便以經術為... 天興二年春增... 可馬上取之不... 年春命樂師入... 中書學立教授... 後徵盧玄高允... 儒術轉興獻文... 二人學生六十... 生一百八人郡... 郡立博士一人... 人助教一人學... 建明堂辟雍尊... 詔立國子太學... 與據較不忘講... 之徒以文史達... 爵動貽賞於是... 國學樹小學於... 人雖贊宇未立... 燕齊趙魏之間... 猶數百州舉茂... 中將立國學詔... 選未及簡置仍... 酒崔光講孝經... 內消亂四方校... 馬杖義建旗掃... 咸盡禮樂同奔... 孝武復釋奠於... 黃門李郁說禮... 篇復置生七十... 制有所未逮而... 子置士三十六... 平中范陽盧景... 其罪置之賓館... 趙郡李同軌繼... 梁越 盧颯 張偉 梁祚

亡復徵中山張彭武勃海李鉉乃柔中山石曜等選為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彫朽迄用無成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傳之資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擬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綱疎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懸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眾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問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鈔重席解頤之士問出於朝廷冠履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大保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祖訓以食之奉觴以酌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輪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單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屬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晉魏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紜無所取正隋文肅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綱以掩之責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糜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親釋奠之禮博士登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與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儒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黉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學深蕪蕪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

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彫朽迄用無成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傳之資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擬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綱疎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懸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眾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問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鈔重席解頤之士問出於朝廷冠履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大保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祖訓以食之奉觴以酌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輪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單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屬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晉魏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紜無所取正隋文肅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綱以掩之責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糜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親釋奠之禮博士登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與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儒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黉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學深蕪蕪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

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彫朽迄用無成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傳之資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擬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綱疎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懸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眾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問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鈔重席解頤之士問出於朝廷冠履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大保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祖訓以食之奉觴以酌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輪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單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屬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晉魏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紜無所取正隋文肅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綱以掩之責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糜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親釋奠之禮博士登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與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儒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黉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學深蕪蕪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

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彫朽迄用無成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傳之資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擬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綱疎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懸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眾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問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鈔重席解頤之士問出於朝廷冠履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大保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祖訓以食之奉觴以酌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輪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單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屬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晉魏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紜無所取正隋文肅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綱以掩之責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糜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親釋奠之禮博士登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與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儒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黉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學深蕪蕪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

而不講傳生徒稱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

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零落始末湮滅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卷

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有集十卷行於世

業門客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曆節氣後辰下算延目中業與乃為戊子元曆上之子時屯騎校尉張

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為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

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承為常式其首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洪遠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為

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與為主成戊子曆正光三年奏又修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建義初載與備注未幾除著

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辯能飾非好為說詭由是業不久傳而風陵牧守不屈王

侯竟不仕而終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

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

帝登極之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散騎常侍

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自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為立贖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

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

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為制詔從之於時尚書右僕射管轄大匠高隆之被詔繕修三署樂器衣服及百

諸兼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敬散騎常侍朱昇問業與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園丘邪業與曰委粟是園丘

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

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

千成業者眾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為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中單衣

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也年十五相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

周流儒肆有各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因相談薦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

士間被救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共研是非惠蔚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

其前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大師馮熙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末

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游京師讀所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齊神武令文襄在京抄簡碩學以教諸子文襄以鉉應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與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比禮記之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有太極極是有無業與對曰所傳太極是有遺遺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業與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隨四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為吳兒所笑對曰業與猶被笑遺公去當着被罵邢子才云爾婦疾癩或問實耶業與曰爾大癩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誰檢看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業與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與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士

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與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以為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為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與乃造九宮行基曆以五百為章四千四十為部九百八十七為分還以己未為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文襄之征穎川業與曰往必討復後凶文襄既討以業與當凶而殺之業與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修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有乖件便即此段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業與二子崇祖傳父業

崇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一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與助成其子至於忿問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度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齊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算也封屯留縣侯連祖齊天保初難宗景曆甚精崇祖為元子武下葬地醉而告之曰收葬後當不異孝文武成或告之兄弟伏法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蚡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復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劉書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

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得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足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甘於文畫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馳伏而無賦猶畫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鄧伯偉見之始舉畫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李與亦嘗以畫應詔先告之畫曰公自為國舉才何勞語畫齊河南王孝瑜問畫名每召見輒與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使且在齊坐畫須臾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畫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錄所上之書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蓋以指機政之不良畫夜常憂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與俊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畫云我被用為與俊縣令得假暫來辭別云畫常自謂博物奇才好於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甚眾乃詣州將求秀才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教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都唯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授國子助教再遷國子博士齊武成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避彥深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官超羣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時時以春秋入授猶以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

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長文藻以通直待詔文林館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於是是以前經人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魏元標顧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榮陽李超等齊名文襄並引為賓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經德書後王為東宮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主愛之呼為博士登拜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高遂為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瑜瑜之文因以表裏相援恩過日隆景仁多疾帝每遣徐之

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為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加開府侍書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順希旨奏令總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順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贈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為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舉石經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運逢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子華卒二十餘年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所言出自寒微本無識音辭事庸庸既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為其慙慙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倉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始盡幽微詩書二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仕齊初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學盡師傳之禮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耻於左官固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關性甚儒慎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由是為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承問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會曾遣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將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象象以辨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日恒乘驢其職事處多非晚不歸會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趨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罔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亡臨送者為其傷慟會惟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為馬敬德之次孫刊例十卷行於時亦為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廓位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位國子助教

張彤武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其兄蘭武仕尚書令平恒傳呼時老東安公一雍等○一魏書作刁史徵有資產故讓軍長史王元則時為書生停其宅彫劉獻之傳雖復不立身之道有何益乎○立身之道上

武少美貌為元則所愛悅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絕人至京稱疾而還○稱疾二字監本缺今從魏書增入

預卷從師不遠千里迢迢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考魏書竟脫去二十二字道不成文

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強辯齊神武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說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賊賄失官武成即位

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彫武應選時就得人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及帝侍講馬

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講與侍書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元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

同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託於其親何洪珍移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惟懼知彫武為洪珍謀主

忌惡之洪珍又奏彫武監國史尋除侍中加儀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放奏事不趨呼為博士彫

武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謙論無所迴避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說切寵要獻

替惟展帝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彫武便以激清為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

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彫武不如豈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豈不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

侍中崔季舒黃門侍郎郭遵讓幸晉陽為長鸞所語詠臨刑帝使段孝言詰之彫武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

今者之諫臣實首謀善功惡無所逃死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語其政道令聽覽之間

無所擁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歔歔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憐而壯之子德冲等從北邊南安王思好之

反德冲及弟德揭俱免德冲聰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冲並在殿廷執執目見冤酷號哭頌絕於地久之乃蘇

史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下平齊兵不血刃思謂聖略為優帝大悅賜帛三百匹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鑲金帶自餘什物稱

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

書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實士榮孔

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龍劉焯劉焯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

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為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

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暉明等為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

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大辰州將初臨輦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展上自言

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過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潛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

晉間習天文及算歷之術後為人所告因送河東屬東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展而去冀州人為之語

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便得述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展李洛姬壯謂之四大顯公

隱周文平河東贈保周南鄂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

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為府參軍事令在館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詎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

投教子孫周文置學東館教諸子弟以深為博士深南將軍能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

經學通曉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謙判之曰七十

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讓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二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記安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

北史卷八十二 唐 李 廷 壽 撰

列傳第七十 儒林下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黎景熙

莫尚 趙文深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焯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冲 王孝籍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

禮及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及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

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

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蕭察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晉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經明行脩乃遣

宣納士上柳裘致書禮聘又救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遺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至于京師詔令討論

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優洽極機明辯

凡所解釋咸為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語建德

末表請還梁武帝優詔不許重固請乃許為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主蕭岿拜重散騎常侍大常卿大象

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北史卷八十一考證

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者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愛發明詔廣求六瘼同禹
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尙每在衆言論未湯之罪已高宋景之守正謝雨應時年穀斯稔已節
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說發杜氏遺
辭理並可觀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學顯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人少以孝行聞於世曾祖熨魏太武時以軍功賜爵容城縣男後爲燕郡守祖鎮父璠
並襲爵季明少好讀書性強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尙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尙書清河崔
宏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
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
烈將軍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狗地河外召季明從軍稍遷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黎陽終不足
特送之客於瀨川時王思政鎮瀨川累使召季明留於內館月餘周文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
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
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迷十年不調武成末遷外史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官
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上封事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
遠慮元元俯哀黎庶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予愛羣生親禮百神猶未豐
洽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當邀斯早春秋君舉必書勤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
人也傳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人與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
澗水絕五行傳以爲先是發十四萬六千入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太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
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勤人與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誠儀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人省役
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時則年登可觀于來非晚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
極陽生陰秋多雨年復不登人將無覯如又荐飢爲慮更甚特豪富之家競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寬
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
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富品物咸
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道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蓍莖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
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者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愛發明詔廣求六瘼同禹
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勝餘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舉枉
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述也遷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景覆寺碑漢南人士亦
以爲工梁王蕭譽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意須抑屈必白
等初成文深以題勝之功除趙與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勝輒復追之疾卒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徵魏涼州刺史父靈補周
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
禪彥之與小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
小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彥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隋文皇帝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
祭酒禮部尙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
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彥之所貢並共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
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
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諡曰宣彥之撰墳典一
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子孝舒仲龜並有令譽
何安字栢鳳西城人也父細脚胡通商人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富號爲西州大賈安
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
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讀書左右時蕭蕭亦有備才佳青楊
巷安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備白楊何安青楊蕭蕭其美如此江陵平入周任爲太學博士宣帝
初立五后間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嘗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
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安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嘗言
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受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
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而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云不讀詩
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安因奏威不可信任又
以掌天文律度量皆不稱職安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

則憂其人怨微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匪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蓋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封爲無道大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廣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頌項作六莖帝嘗作五莖堯作大韶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承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承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以是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雖耆老願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反問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攝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教大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俗舞

長平奉教迫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 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

王幸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通習五經頗有文翰... 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不免輪稅鬱鬱不得志奏記於...

史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瘡膚則申且不寐飢寒切... 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感況懷抱...

君之德雖復山川綿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 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

魯將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夫以... 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謂賣買禹之田...

光陰運轉寒暑違關關山超遠蓄醫為期前途逾遠倘... 闕之望朝夕傾對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

散恐筮子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 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潘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

未曾聞離朱所未見久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示... 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

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 出而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

居得言之地有能言之資憤耳目之明無首足之威憚... 而不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 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

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強諸庶績必舉德於鴻... 儒近代左右邪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

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 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

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 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

裁成義說文雅過之竝時不我與假棄溝壑斯乃子夏... 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

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何命何孝籍徒離騷其立... 尚何救也

沈重傳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梁閣本諺詔... 今改從周書

桑門進士。桑監本說今改從周書

蔡景熙傳河間鄭人。鄭當係鄭字之訛

趙文深傳父選。選周書作選

辛彥之傳父靈補。補隋書作補

何妥傳父細脚胡通商人蜀。隋書無脚字

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長監本說思今改從南本

魏文侯問子夏曰。問監本說何今改正

馬光傳光與張仲讓孔籠實仕榮張買奴劉和仁等。

隋書仕作士買作黑

劉炫傳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有人監本說人有今

改從周書

整細素於風池記言動于麟閣。細監本說納今改從

周書

炫為賊所將過城下堡。城下監本作下城今改從隋

書

王孝籍傳倚閣之望朝夕傾對。傾對隋書作已動

北史卷八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一

文苑

溫子昇 荀濟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荀士遜 王褒 庾信 顏之推 李元博 明克讓 柳晉 許善心 王貞 庾綽 劉臻 諸葛穎 王貞 庾綽 劉臻 庾自直 潘徽 常德志 尹式 劉善經 孔德紹 劉斌

張冲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單

尚書案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為三年已貢開封人世齊亡年卒

鄭祖獻計至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爭議右丞陽王褒字子深琅琊臨沂人也曾祖儉祖壽父規祖南史

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景至信以眾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

遠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三年春會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

定州秀才李宜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酒蕭子雲喪之姑夫也特善草隸少以姻戚去來其

從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進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焉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武帝嘉其才藝

尚書推第以通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明為宜城王文學安城內史及侯景陷建鄴襄輔寧所部見

臺率眾南討以通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明為稱於時轉南平內史梁元帝嗣位褒有舊召拜吏部尚

梁主岳假通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修侯瑱和稱右僕射仍遷左丞兼掌掌既名家文學優贍當時

通往還五日得修等報書岳因與修盟於江上大軍還成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

鄴通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為清平勤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後以

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選與冀州秀才建鄴周旋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及其政府臣僚皆楚

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人也並顯即都鄴郡曹召羣臣議之鎮軍將軍胡僧祐

傳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更部尚書宗懷大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毅等曰建

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鄴王氣已盡又荆南地又有天子氣還徙非宜元帝深

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詔共刑定時祕府書籍雜者多通乃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

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尉清開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刑楚已從僧祐等策竟

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襄陽郡西諸軍事擢破從

青今所錄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遂與眾俱出見柱國于

見存府閣即欲刑定必藉眾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傳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

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與並是多書之家請贖借本劉毅宗懷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

參校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所得別本三千餘卷又謂襄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

五經諸史殆無遺闕于時魏收作庫秋干碑序令孝謙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襄及殷不害等車

為之銘陸印不知以為收合作也陸操伏渾辛楊情使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襄等亦並

孝謙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觀潤色之收不能改一字八年滅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

就莫遇樊孝謙凡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宴命襄賦詩談論恒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

員外郎三人並員外將軍孝謙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襄注之引據該洽甚

辭令盛為郡下所稱還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

景至信以眾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

侍郎聘于西魏屬大將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出

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為政簡靜吏人安

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

信及褒並惜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

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託焉唯王褒頗與信時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

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

顏之推字介珉琅琊沂人也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世善周官左氏學俱南史有傳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

王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湘東王

以為其國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

推為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免景平還江陵時湘東即

位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過河

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宣見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願被

顧盼後從至天泉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勅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乃曰

且停由是遂廢後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明大為祖珽所

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承宣告館中

皆受進止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

加恩接為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推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意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勸

無名得免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順進奔陳策仍

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因帝納之以此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

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難不從之推策然猶以為平原太守令守

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

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

十篇並行於世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日思魯次曰敏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自為序

弟之儀字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為詞賦嘗獻梁元帝荆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勅曰汝乘

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子鍾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為驍壯學士稍

御史大夫裴禮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擬重事不廷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救書日且百紙無所遺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鳳門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為賞格親自撫循乃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動格不行又下伏遼之詔由是言其詐眾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頻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問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問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常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閭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遂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眾數萬圍逼京師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高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欬鳴咽帝為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間奏世基氣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為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感之恣意奢靡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携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為其聚斂需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園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贖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世基乃見害長子肅好學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照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立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俊知而告照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照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

子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上之太子大悅賞賜優洽齊輩莫比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後便命入問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典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思此友朋常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為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習帝每月下對飲酒輒令宮人置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卒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諡曰康賢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並南史有傳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閱輒能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備通涉十五解屬文為賤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貞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禁錮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嗚嗚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收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與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救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閣上召百官賜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四匹後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閣上召百官賜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四匹後幸太山還

善心謙其餘皆謙免罪煬帝可免者之奏後數月述謙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共周羅喉虞世基袁克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謙以國哀南爾不宜稱賀述謙御史勅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三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按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有德肖二統而降靈有黎人焉為之君長有貴賤矣為其宗極保上天之職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振長策威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罪王龜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質登丘納麓具訓詁及典諛貫昇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泊辨方正位論時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構機乘車擅一家之稱固惡雖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還襲五勝相訟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述有梁之興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祥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漢季之末流登上帝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無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刑蕩蕩蕩蕩可為稱首屬陰戎入頹胡胡侵洛沸騰嗚呼亂離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刑蕩蕩蕩蕩可為稱首屬陰戎入頹胡胡侵洛沸騰嗚呼亂離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刑蕩蕩蕩蕩可為稱首屬陰戎入頹胡胡侵洛沸騰嗚呼亂離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

善心謙其餘皆謙免罪煬帝可免者之奏後數月述謙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共周羅喉虞世基袁克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謙以國哀南爾不宜稱賀述謙御史勅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三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按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有德肖二統而降靈有黎人焉為之君長有貴賤矣為其宗極保上天之職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振長策威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罪王龜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質登丘納麓具訓詁及典諛貫昇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泊辨方正位論時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構機乘車擅一家之稱固惡雖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還襲五勝相訟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述有梁之興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祥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漢季之末流登上帝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無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刑蕩蕩蕩蕩可為稱首屬陰戎入頹胡胡侵洛沸騰嗚呼亂離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刑蕩蕩蕩蕩可為稱首屬陰戎入頹胡胡侵洛沸騰嗚呼亂離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

善心謙其餘皆謙免罪煬帝可免者之奏後數月述謙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共周羅喉虞世基袁克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謙以國哀南爾不宜稱賀述謙御史勅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三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按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有德肖二統而降靈有黎人焉為之君長有貴賤矣為其宗極保上天之職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振長策威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罪王龜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質登丘納麓具訓詁及典諛貫昇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泊辨方正位論時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構機乘車擅一家之稱固惡雖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還襲五勝相訟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述有梁之興君臨天下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祥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百王之弊救萬姓之危反漢季之末流登上帝之獨道朝多君子野無無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刑蕩蕩蕩蕩可為稱首屬陰戎入頹胡胡侵洛沸騰嗚呼亂離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特所留心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刑蕩蕩蕩蕩可為稱首屬陰戎入頹胡胡侵洛沸騰嗚呼亂離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

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為者又秦孝王妃生文帝大嘉

頌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受受賞

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

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政道集十卷大行於世開皇中又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

有魏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悅不持威儀好為俳諧雜說人多愛狎

之所在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文帝

聞其名召與語悅之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撰用輒曰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

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明克讓字弘道平原人也世仕江左祖僧紹父山賓

並南史有傳克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論語尤所研精通策歷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

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昇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修竹昇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卒

章曰非若多愛賞誰貴此貞心異其奇之仕梁位中書侍郎梁滅歸長安引為麟趾殿學士周武帝即位為監

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歷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隋文帝受禪位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

道處之思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

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啣規以音同父諱呼為扁鵲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開

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諸葛頌字漢丹陽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

侯景之亂奔齊歷學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雅莊老頗得其要清辯

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為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為太子除藥藏郎場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臥

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頌因問陳多所諧謔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錄恩舊授朝散大夫

帝嘗賜頌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數英華志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見其待遇

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北巡卒於道頌性褻與柳晉每相忿鬪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

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鑿馮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

嘉會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產

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

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集貞上三十三卷為啓陳謝齊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

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終於家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

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從綽于邊綽至長安而亡

史速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

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讒綽

者而告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所有詞賦並行於世

大德為令誅翦羣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為使者所執其

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

曰我本圖脫長者乃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

有詔罪得免擊賊自効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辛

君人命所懸不然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

斬使者大德獲全王胄字承基琅琊臨沂人也祖鈞父祥並南史有傳胄

少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

廣引為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

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宮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為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

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伐鬱鬱於官每負氣陵傲

怒略時人為諸葛頌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

虞綽從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兄春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

卒於官庾自直穎川人父持南史有傳少好學沉靜寡欲仕陳

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問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即直解屬文於五

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為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

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

文集十卷行於世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

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讖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中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

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遷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徵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啓於陳主曰敬

奉引慈曲垂篋送徵以篋送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啓而不奏澹曰曲禮云主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孝

經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文極尊君極貴四

此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東各一時也

元元當係元康之說今各本俱同仍之

改從南本

北史卷八十三考證

文苑傳叙宋該封奕朱彤梁謹之屬

○奕監本訛稱今

○奕監本訛稱今

○奕監本訛稱今

○奕監本訛稱今

○奕監本訛稱今

○奕監本訛稱今

○奕監本訛稱今

○奕監本訛稱今

五十餘步禱窟重臺兩而總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退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槁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鳴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退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孝競以米麵遺之退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備仕州郡累為功曹主簿並以純至為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徵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為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為覆其喪元不能衰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為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為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佑後讀藥師經見旨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聞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鏡照其祖母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沒號踴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今改從隋書 弟類傳○類並無孝行可稱乃因類而並附於傳後殊不可解 翟普林傳家有烏犬隨其在墓○大監本說大今改從 北史卷八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三 節義

陳王頌所為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狗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弟類字景文年數歲而江陵亡同諸兄入關少好游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願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書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記詩書乃歎曰書無不稱解綴文善談話年三十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賴頌所為性識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編記異書以博物稱又曉兵法益有從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頌與相論難詞義蜂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咨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頌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舉兵反多頌之計也頌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高澤將戰頌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既而兵敗頌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但為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禽楊素求頌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焉

北史卷八十四考證 孝行傳叙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匹監本說定今改 長孫處傳更相勸養不能保全○鞠監本誤鞠今改從 南本 關元明傳三世同居閨門有禮○監本缺居閨門三字 今從南本增入 吳悉達傳隱人孤貧窘困者○困監本說因今改正 荆可傳坐城極大榛蕪至深○榛監本說換今改正 王頌傳以平蠻功加開府封地丘縣公○地監本說地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板平陽太守卒於家

徐孝肅汝南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綖毀瘠骨立祖父父母母墓皆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其弟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奔世稱孝焉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南史有傳頌少儉儉有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頌荆州遇梁元帝為周師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板平陽太守卒於家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受教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處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菲簷之下非獎勵所得並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貴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非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獻狀上為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曰君雖已已卒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隴斷棺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頭謝願盡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土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流血答曰其為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里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其銀鑄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為累德里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下為大方身則輕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泰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樂布晉之向雄嵇紹並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效於顛隳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度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遇歲寒見松栢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懷德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度幾幾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妻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門文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與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凡張安祖王閻以為節義傳今又檢得郭瑛香龍超李速孤佛保及周書李崇杜叔毗附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胡亮君素為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並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備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劉仕偽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

今改從隋書 弟類傳○類並無孝行可稱乃因類而並附於傳後殊不可解 翟普林傳家有烏犬隨其在墓○大監本說大今改從 北史卷八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三 節義

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劉仕偽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

今改從隋書 弟類傳○類並無孝行可稱乃因類而並附於傳後殊不可解 翟普林傳家有烏犬隨其在墓○大監本說大今改從 北史卷八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三 節義

炫耀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

為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 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答云若爾黃霸龔遂君之...

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詭之竟坐免職餘拜趙... 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傷臣自...

漢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 益時人稱為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

恐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奉崩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克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答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廉衛之及揚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關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貴即將從征至柳城郡卒子融

柳倫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開喜令倫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隋文帝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屬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爲收宰倫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決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還卅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吏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倫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贖見者咸嘆伏焉煬帝嗣位徵之於時多以功臣任職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倫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倫清節愈厲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綱頴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綱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倫攝結人吏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倫與留守李榮縉素於州南向勸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綱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愷巡省河北引綱爲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綱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起綱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寶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敬肅字敬倫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即位遷頴川郡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頴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軛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置爲太守者數矣軛爲述所毀不行大

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於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愬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絕息園圍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送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還爲臨穎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穎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荊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絏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鎖停援卒與期日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北史卷八十六考證

張廉傳祖表馮弘成周太守○監本缺成字今從南本增入
發與馮子昇親季景李業典並爲掎句○李監本說季今改從南本
事雖停廢○雖魏書作遂言因其所奏而停廢也
孟業傳令喚食肉恐致聚斂○今南本作今
梁彥光傳祖及魏秦華二州刺史○秦監本說秦今改從南本

路不絕既至館陶閭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得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肩涉艱險請詣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論曰爲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然存夫簡久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舞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寬仁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悅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張膺傳○膺魏書作膺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后姊姝二人洪之潛相餽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后入宮得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爲獻文親舅大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以外戚爲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賊者便加重賞勤勸務本盜賊止息誅劔姦黨過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

北史卷八十七
唐李延壽撰
列傳第七十五
酷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子
張叔提 趙翊 崔暹 邸珍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王文同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就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

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與駕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係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錮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都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亦罷湯那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艾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間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眾羨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徵時妻張氏亦聰強婦人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姊重之疎張氏亦多所產育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兩宅母子往來如讐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亦病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如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浴衣帟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臥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孝文乃稍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思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切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鴻之宴飲醉酣之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勇威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少有膽畧以氣尚為名以軍功封長樂縣男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相州事尋正加撫軍葛榮盡銳攻之不能剋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為公元顯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薨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約齊受禪例降

約齊受禪例降 張敖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武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為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睛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敖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獻文怒之孛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敖提募求捕逐以敖提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敖提克己厲

約齊受禪例降 張敖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武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為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睛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敖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獻文怒之孛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敖提募求捕逐以敖提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敖提克己厲

約齊受禪例降 張敖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武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為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睛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敖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獻文怒之孛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敖提募求捕逐以敖提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敖提克己厲

約齊受禪例降 張敖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武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為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睛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敖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獻文怒之孛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敖提募求捕逐以敖提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敖提克己厲

約齊受禪例降 張敖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武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為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睛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敖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獻文怒之孛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敖提募求捕逐以敖提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敖提克己厲

約齊受禪例降 張敖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武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為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睛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敖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獻文怒之孛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敖提募求捕逐以敖提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敖提克己厲

約齊受禪例降 張敖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武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為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睛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敖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獻文怒之孛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敖提募求捕逐以敖提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敖提克己厲

約齊受禪例降 張敖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武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為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睛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敖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劫獻文怒之孛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敖提募求捕逐以敖提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敖提克己厲

北史卷八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六 隱逸 陸 贄 馮 亮 鄭 儆 崔 廓 子 曠 徐 則 張 文 詡 蓋 兼 濟 獨 善 顯 晦 之 殊 其 事 不 同 由 來 久 矣 昔 夷 齊 獲 全 於 周 武 華 裔 不 容 於 太 公 何 故 求 其 心 者 許 以 激 貪 之 用 督 其 迹 者 矯 以 教 義 之 風 而 肥 遯 不 歸 代 有 其 人 矣 故 易 稱 遐 世 無 悶 不 事 王 侯 詩 云 皎 皎 白 駒 在 彼 空

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然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鹿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引道匡俗此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東帛交馳蒲輪結轡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也自叔世流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案魏書列傳李暹字暹鄭修為逸士傳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廓子曠徐則張文謂為隱逸傳今以李士謙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逸傳云

李士謙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適晉東海王越軍謀後後石勒為徐州刺史父遠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髮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那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卿小名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驛更無兼騎乃以夸驛內之廄中糞相糞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哇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驛兼遣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驛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哇夸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婿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及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馬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威英之德以時展親英亡亮奔赴盡其哀勵宣武嘗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

許又欲使衣饋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與僧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敬事發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教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工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還河南尹甄深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誠兄子綜殮以衣棺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蕪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善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帽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為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燼之日有素霧翳鬱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中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實訪實以問會寶實作逆事不行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母賤由是不為邦族所齒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隋大業中終於家子曠字祖潛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後徵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收乘罷引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栖遲潘郎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鈞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年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

常有醫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詔令禁之遂為刀所傷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

北史卷八十八考證 馮亮傳會道人王敬事發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

北史卷八十九 唐李延壽撰

列傳第七十七 吳崇 張深 殷紹 王早

由吾道榮 張遠游 顏惡頭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魏寧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胃玄

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學

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玄妙或記

吳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為慕容垂太

史即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為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

左角崇奏占為角蟲將死帝既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

又太白與月並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判
宇次德求之不知所

李順與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年愚作時莫識之其
言未來事時有者盛冬單布衣行冰上及入洗浴

日此行必致後凶直辭疾勿去岳日勢不免去正當與
若同行道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

順負荷葉而歸脚踏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
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就為李練好飲

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
餘步所迫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道榮祥以杖畫地

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日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
何時得死於是布筭滿床大言日出冬初我乃不見

酒但不至醉貴賤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實
賁反召順與問日朕王可幾年對日為天子自有百年

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
矣然終須河內荻荻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

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日青牛先起景開其
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日青牛先起景開其

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可知及賈賈賈日
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與置城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

法遂絕又著樂書通甲經四衛周髀宗其序日漢成帝
時學者問蓋天揚雄日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日洛下閭

烟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

悉放賈還順與從後提一河東酒氣以繩繫之於城巷
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市中隊以布

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
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

卜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幸日先
否後喜帝日喜在何時遵世日剛決柔則春未夏初也

彩倒覆身上後寬於趙崔反通使東魏事世被誅覽以
衣到覆果如順與之形周文嘗至溫泉順與求乞溫泉

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
為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政焉渾天

又筮遇明夷之貴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若能敬始慎
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為大

東開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為對日有用
未幾至溫湯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順與謂周

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効玄象芳以渾筭精微術
機萬首故約本為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

將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兩腋射使筮
遇剝李業與云坤上艮下剝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兩

文日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曰
何為答日含笑破蟪蛄時甚感未解其意及蟪蛄因滅

碑宗又上黨李業撰新歷自以為長於趙政何承天
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與五國又私撰曆書名日靈憲曆

遇世若著賞給十匹不著罰杖十業與若著無賞不著
罰杖十業與日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日遵世著會我

周文憶語遂作順與象於老君側
植特師者各惠豐身為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噴口語

遵世若著賞給十匹不著罰杖十業與若著無賞不著
罰杖十業與日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日遵世著會我

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
遵世避世世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而趙郡王等奉

嘿無常途論來事後皆知言居於涼州字文仲和為刺
史請之至州內歷觀廩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

遵世避世世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而趙郡王等奉
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云此已作十餘

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
疾投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

和怒不聽住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
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植特發至岐

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云此已作十餘
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

疾投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
為妃合遵世世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

州會齊神武來寇王登檀特日狗豕能至龍門也神武
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

為妃合遵世世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
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遵

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迥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滹人少以明易善筮為齊神武館客

刻為獨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
之俄而景啟尋復背叛人皆以為驗至大統十七年

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遵
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迥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滹人少以明易善筮為齊神武館客
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

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日汝亦著王
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

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
地類下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成云凶輔和少年最在

象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宜速登車願云以此地
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館

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
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

象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宜速登車願云以此地
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館

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館
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其吉是人出後輔和

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
由吾道榮瑗郡沐陽人也少為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

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其吉是人出後輔和
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

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
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

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入為人家
備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歷

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
乾之遊魂乾為天為父父變為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

亦如其言大軍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迷

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
人謂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

亦如其言大軍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迷

亦如其言大軍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迷

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
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候頃

亦如其言大軍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迷

亦如其言大軍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迷

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
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

亦如其言大軍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迷

亦如其言大軍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迷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術兼有巧思每精心
研究或堅坑坎常語人云筮歷玄妙機巧精緻我每一

亦如其言大軍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迷

亦如其言大軍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迷

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
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

亦如其言大軍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迷

亦如其言大軍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迷

賈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并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與季才字叔爽新野人也八世祖洸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郡江陵縣祖洸南史有傳父曼情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郢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慄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荆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措紳何答皆為賤隸誠竊哀之故願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頓上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侯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微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封臨潁縣伯宣帝即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隋文帝為丞相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為箕穎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道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子即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煥蘇威一人定議季才且奏臣仰